

内部交流

# 研究与参考

2017年第4期（总第68期）

如何猎捕“独狼”——对抗单独行动的恐怖分子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编者按：“独狼”问题由来已久，但近几十年来，“独狼”式袭击的次数与日俱增。虽然“独狼”行动造成的伤亡率通常不大，但是这种袭击的政治影响却极其巨大。在美国和欧洲，这些独狼式袭击正在加剧伊斯兰恐惧症，造成人们日益疏远穆斯林社区，并且增大了民粹主义者的煽动力。近日，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丹尼尔·比曼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写了题为《如何猎捕“独狼”——对抗单独行动的恐怖分子》的文章，就如何应对“独狼”袭击提出自己的建议。本期《研究与参考》刊载此文，以帮助读者对相关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近两年来,“独狼”圣战者似乎成了恐怖主义的常用手段。2015年12月,赛义德·里兹万·法鲁克和塔什芬·马利克夫妻袭击了由法鲁克所在机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县卫生局——举办的圣诞节聚会,造成14人死亡。2016年6月,奥马尔·马丁袭击了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一家同性恋夜总会,造成49人死亡,这是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而在同年7月份,穆罕默德·拉胡艾杰·布赫莱勒在法国尼斯驾驶一辆卡车疯狂冲撞碾压参加巴士底日庆祝活动的人群,造成86人惨死。圣贝纳迪诺事件、马丁和布赫莱勒发动的袭击均遵循一个日益普遍的模式:“伊斯兰国”组织把袭击“功劳”据为己有,但肇事者其实似乎只是单独筹划和实施了行动。

分析人士传统上将“独狼”定义为不隶属于某个组织或者不受外部组织指挥的恐怖分子。实际上,很少有“独狼”真的单干:法鲁克和马利克是夫妇,一些安全官员认为布赫莱勒与其街区的极端分子嫌疑人接触过。然而,这个标签十分重要:没有外部指导而采取行动的恐怖分子与听从极端集团指令的恐怖分子不同,两者构成的威胁不同,需要对其作出不同的政策反应。

“独狼”问题由来已久,但近几十年来,他们的袭击次数与日俱增,数量不会很快下降,因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接受了这种策略,最近的袭击成功可能会启发一些效仿者。虽然“独狼”行动造成的伤亡率通常不大,但是这种袭击的政治影响却极其重大。在美国和欧洲,“独狼”行动正在加剧伊斯兰恐惧症,造成人们日益疏远穆斯林社区,并且增大了民粹主义者的煽动力。

虽然“独狼”袭击防不胜防,但西方政府可以做几件事情,从而降低这种袭击发生的可能性,并且为已发生的袭击做好应对准备。

第一,他们应努力使“独狼”受到孤立。恐怖分子如果与他人协调行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增,尤其是在获得像“伊斯兰国”组织这样的集团的帮助下。

第二,各国政府应该在穆斯林社区和执法机构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如果某人想要成为恐怖分子,他的朋友、家人和邻居比安全部门更有可能探查蛛丝马迹,政府必须取得这些人的信任。这就意味着需要给予安全部门官员灵活性,使得他们能够以不涉及监禁的方式来进行提前干预,例如允许他们在没有拘捕某人的情况下暗中监视他。

第三,各国政府应该引导安全部门监督和渗透圣战主义者的社交媒体账户,鼓励私营企业关闭这些账户,查明特定恐怖分子的身份,破坏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

第四,各国政府应该试图揭示“独狼”所接受的意识形态。

做到这些只会减轻“独狼”的威胁,而不能消灭他们。制止每一起暴力事件是不可能的。

## “独狼”式恐怖行动的理论 and 实践

今天,我们认为的“独狼”都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实则不然。1995年,白人至上主义者蒂莫西·麦克维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发动了对美国本土最致命的恐怖袭击。当时他在俄克拉荷马市阿尔弗雷德·穆拉联邦大楼引爆炸弹,造成16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012年,集环保行动主义与反移民情绪于一身的詹姆斯·李在马里兰州劫持3名人质。2015年,白人至上主义者迪伦·鲁夫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个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中杀害9名非洲裔美国教区居民。

当“独狼”的力量过弱而无力发动有组织的袭击时,团体通常会怂恿他

们。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路易斯·比姆呼吁对联邦政府进行“无领袖抵抗”。比姆写道,有严格指挥与控制系统的传统群体“很容易被政府渗透和破坏”,因此小群体和个人应该独立行动。十年前,圣战分子、理论家阿布·穆萨布·苏里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鼓励“独狼”袭击。他指出,在后“9·11”时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当面对大批美军时,圣战组织失去了数百名斗士。苏里认为,解决办法就是依靠“个人或者小团体采取单一行动”。

比姆和苏里的逻辑正在流行起来。2012年,社会学家拉蒙·斯帕伊发现,从1970年到2010年,美国的“独狼”袭击数量每十年增长45%,而其他14个发达国家的“独狼”袭击数量则增长了400%以上,不过绝对数字仍然很低。自从“伊斯兰国”组织在2014年迅猛发展以来,“独狼”袭击在西方再次增长。2015年7月,穆罕默德·优素福·阿卜杜勒·阿齐兹在田纳西州一个征兵中心和一个海军后备役基地杀害了5人。2016年9月,“独狼”实施了两起不同的阴谋。据说哈迈德·汗·拉哈米在纽约市埋设了两枚炸弹,在新泽西州埋设一枚——其中一枚炸弹在曼哈顿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在明尼苏达州,达希尔·阿丹在一个商场里刺伤10人。而在同年11月,阿卜杜勒·拉扎克·阿里·阿尔坦驾驶汽车冲撞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学和教职员工,又刺伤了其他几人,然后才被一名保安人员击毙。阿尔坦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后来成为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欧洲发生的袭击更多,图尔、里昂和哥本哈根都有袭击发生。在2015年和2016年,美国和欧洲发生的成功的“独狼”袭击数量大约是2011年至2014年的两倍。

虽然总体趋势显而易见,但专家们努力确定精确数字,因为“独狼”和相互协调的袭击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当与一个集团存在隶属关系时,恐怖分子就存在一个范围。这个谱系的一端是已成立的组织。例如,在2015

年的巴黎袭击中,恐怖分子杀害了 130 人。这些袭击牵涉到在比利时和法国行动的一个比较大的个人网络。“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培训了許多人,该集团领导层协调了次此行动。谱系的另一端存在着像特德·卡钦斯基这样所谓的“隐形炸弹人”。卡钦斯基长达 17 年的邮件炸弹行动共造成 3 人死亡,20 多人受伤。卡钦斯基独自生活,与任何有组织的团体都没有联系,他制定了自己的议程。

在这个谱系里,诸如圣贝尔纳迪诺杀手和马丁等人比巴黎袭击者更接近于“隐形炸弹人”,但是他们并非完全孤立。虽然这些袭击者单独行动,但他们仍然感觉到与更广泛的事业有某种联系。例如,美国出生的“基地”组织思想家安瓦尔·奥拉基的演讲激励了圣贝纳迪诺杀手,虽然他们没有与“伊斯兰国”组织有直接接触,但在发动袭击期间,他们向该组织领导人宣誓效忠,而领导人的名字他们仅是在当天才上网查到的。更接近这个谱系组织末端的是尼达尔·哈桑。2009 年,哈桑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疯狂开枪射击,造成 13 人死亡。哈桑是从奥拉基的教义中汲取灵感的,他与这位传教士利用电子邮件交流。两人在邮件中讨论了圣战,但他们没有谋划任何特别的袭击行动。

## 严打后的新动向?

在部分程度上,“独狼”袭击的增加是由于“伊斯兰国”组织接受该策略。自其成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伊斯兰国”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上。它确实在 2014 年要求在西方发动袭击事件,但是它的大部分宣传只是敦促支持者移民到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他们作为穆斯林接受“伊斯兰国”组织的统治,捍卫和扩大该组织的势力范围。然而,在 2016 年初,该组织发言人宣称:“对我们来说,你们在西方心脏地带所采

取的最小行动,比我们所采取的最大行动更珍贵,而且更有效、更有害。”“伊斯兰国”组织之所以做出这一改变,是因为美国领导的联盟缩小了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并削弱了其开展大规模行动的能力。该组织缺乏资金,更难招募外国人。像所有恐怖主义团体一样,“伊斯兰国”组织需要胜利来激励新丁加入,并保持现有人员的士气。“独狼”袭击至少可以获得几场胜利。

新技术也推动了“独狼”现象。当比姆和其他白人至上主义者敦促个人发动袭击时,他们希望通过散发一些印刷品来促进他们的想法,并努力实现整体的一致性。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崛起以来,给这一进程加足了马力。现在,即使是小团体也可以广泛深远地传播他们的想法。整个西方世界的年轻穆斯林只需在谷歌上搜一下,就可以阅读或者聆听像奥拉基这样的人所传播的意识形态。

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独狼”似乎正在进入西方较广泛的文化想象力之中,为有暴力倾向的人提供了一个模板,否则他们可能不会有独自采取谋杀行动的冲动。换句话说,这些人可能没有手段、机会、甚至是渴望实际加入恐怖组织,但他们可能会把“独狼”袭击看作表达自己愤怒的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方式。最近许多“独狼”袭击者并不是长期持有激进想法的人。相反,他们似乎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通过以运动的名义实施令人瞩目的暴力行动,从而找到生活的意义,这无需付出加入运动所要求的时间和精力,也无需承担相关风险。

## “独狼”袭击的利与弊

“独狼”袭击有三点优势:

第一,正如比姆、苏里和其他“独狼”袭击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难

以发现他们。为了粉碎恐怖阴谋,官员们监督通讯,以确定和找到已知嫌疑人的同伙。然而,“独狼”与已知恐怖分子几乎没有任何联系,鲜与他们沟通。

第二,“独狼”的成本也不高。他们通常未经过训练,而且自掏腰包,所以一个团体可以免费把“功劳”据为己有。一个群体传播意识形态的范围越广泛,廉价攻击的供应就会越多。“独狼”还使一个恐怖组织能够声称制造了大部分公众本来会忽视的暴力行动。2015年,在法国里昂,货车司机亚辛·萨勒希将其老板斩首,然后试图在加工厂炸毁气罐。法鲁克是圣贝纳迪诺的袭击者之一,他曾在县卫生局工作,他和妻子的恐袭行动所针对的正是该局的圣诞派对。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袭击者未对“伊斯兰国”组织宣誓效忠,执法机构和媒体可能将这些袭击描述为工作场所暴力行动,而非恐怖主义。一旦官员将这些行动归咎到与“伊斯兰国”组织相关的恐怖分子头上,就会引发媒体关注,并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第三,“独狼”令人们心惊胆寒,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发动袭击。“9·11”的袭击目标是美国财政、军事和政治权力的象征。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袭击针对的是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身份,但并不影响他们的人身安全。相比之下,夜总会或者办公室派对上的大屠杀近在咫尺,危及己身。

尽管有这些优势,但大多数恐怖组织还是远离“独狼”。这些恐怖组织之所以避开他们,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常失败。马丁和布赫莱勒发动的袭击造成如此高死亡率实属罕见。大部分“独狼”在被警察击毙前仅会伤害到几个人。察尔纳耶夫兄弟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用3枚原始炸弹杀害3人就是典型案例。“独狼”袭击大部分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实施者在如何施暴方面未受过训练。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托马斯·赫格哈默发现,具备战斗或恐怖主义经验的人员的参与,可以大大提升阴谋的成功率,



并使袭击更加严重。如果使用未受过训练的武装分子,恐怖组织会有一再失败从而声誉受损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是,集团领导人无法控制“独狼”,后者采取的手段可能会损害更广泛的事业。没有战略的暴力令人恐惧,但也可能适得其反。例如麦克维的袭击抹黑了其他极右翼运动。麦克维声称,他正打击一个暴政,但19名儿童和3名孕妇在这次爆炸中死亡,使得其他反政府狂热分子难以为其辩护。许多“独狼”患有精神疾病,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缺乏纪律约束。不幸的是,“伊斯兰国”组织似乎忽视了这些限制。迄今为止,它接受并实际上鼓励了打着其旗号行事的“独狼”暴力,即使按照恐怖主义集团的低标准,这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转变。

## “独狼”袭击激发极右翼运动抬头

“独狼”袭击虽然造成的伤亡率相对较小,但影响力要大得多。在美国和欧洲,它们正在鼓励伊斯兰恐惧症,破坏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良好关系,甚至威胁到自由民主本身。

乔治敦大学“桥梁计划”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发现,在圣贝纳迪诺袭击之后的时期,“伊斯兰恐惧症的政治言论更加强硬”。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近40%的美国人赞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关于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建议。效果不仅仅体现在言辞上: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统计,美国的反穆斯林仇恨犯罪从2014年到2015年上升了67%。在欧洲,难民面临着类似的强烈抵制。最近的皮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欧洲人担心,难民的存在会增加欧盟地区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在2016年的头4个月,纵火者对德国难民营发动了45次袭击。在意大利北部,极右翼抗议者也多次在难民营里纵火焚烧祷告室。

这种伊斯兰恐惧症可能开始了恶性循环。当舆论转而攻击穆斯林社区时,他们倾向于退缩,并相信执法机构和更广泛的社会,但是也存在社区沦为激进派滋生地的风险。例如,在巴黎袭击事件发生的4个月后,一个由朋友、家人和罪犯分子组成的网络帮助其中一名凶手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逃避了大规模的国际追捕,躲到其位于比利时的家乡莫伦贝克。像“伊斯兰国”组织这样的团体经常突出表明穆斯林受到的歧视和敌对的言辞,并且把法国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伊斯兰面纱这样的决定作为西方与伊斯兰教开战的证据。

与此同时,叛乱者利用了人们对穆斯林的恐惧,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几个欧洲国家的右翼运动越来越强大。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公众对穆斯林外国人的恐惧,赢得民众的支持,将他的国家变成其所谓的“非自由国家”,认为社区而不是个人应该处于政治中心。为此,他集中权力,限制媒体自由,并破坏司法独立。2016年12月,奥地利差点选举极右翼的自由党人诺贝特·霍费尔担任总统。在法国和英国,政治边缘已经出现了反移民的极右党派。在英国,反移民情绪在英国“脱欧”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和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尽管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本土几乎没有发生过袭击或者伤亡,却刺激了特朗普和其他反移民政治家的兴起。特朗普呼吁建立一个穆斯林登记处,恢复使用酷刑和监视清真寺,这些当然都违反美国宗教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原則。

## 反击“独狼”袭击的措施

尽管官方的努力不能完全阻止“独狼”袭击,但政府可以减少这种袭击的数量。最好的方法之一是让“独狼”孤立,使他们与潜在的同谋减少接触,

特别是与那些可以给他们指导和训练的群体进行互动的次数越少,他们就越不危险。因此,官员必须专注于收集情报,逮捕可疑的小团伙头目,用无人机袭击并摧毁恐怖主义指挥中心。如果领导人不能接触到潜在的追随者,他们就不能训练恐怖分子,也不能将他们组织成足够大的群体来发动重大攻击。“独狼”强于狼群。

尝试降低“独狼”攻击的致命性也很重要。美国制订了一些计划,规定仅有合法需求的人才能够拥有爆炸物,这使得恐怖分子制造炸弹更加困难。对半自动武器采取类似的做法将是合情合理的。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反恐背景下,枪支控制在政治上几乎也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情报机构也应该提前找出“独狼”。“伊斯兰国”组织对社交媒体的严重依赖使得该群体变得脆弱。监控社交媒体可以帮助官员找到与恐怖分子有关联的潜在攻击者,因为恐怖分子可能会在线鼓励他们,或者他们可能会在网上贴出自己的意图。例如,去年7月,两名伊斯兰恐怖分子在法国北部一座教堂杀害了一名牧师。据报道,其中一名恐怖分子提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告了自己的打算。

为了阻止“伊斯兰国”组织招兵买马,美国政府应该继续敦促“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加大对与该组织有关联的账户的限制,更有效地监控用户,在必要时冻结他们的账户。在2015年和2016年,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包括推特在内的几家企业冻结了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账户。当企业认为政府实行审查制度时,它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强硬,但实际上政府只是要求它们遵守自己的服务条款,这些条款往往对潜在的非法活动施加严格的限制。

“伊斯兰国”组织为了适应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会创建新账户,并且采用新的沟通形式。但是,通常情况下新不如旧。例如,虽然“伊斯兰国”组织在

推特上有成千上万的账户,但是仅使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来传播其大部分宣传。冻结这些账户可以阻止该组织招募新丁。专门分析恐怖分子社交媒体的J·M·伯格和希瑟·佩雷斯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发现,从2014年到2016年,“伊斯兰国”组织的推特存在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推特正在关闭其账户。

政府也可以在“伊斯兰国”组织的网络中植入虚假信息。该组织已经高度怀疑有渗透者——由于怀疑有卧底,它拒绝甚至处决外国武装人员,因此官员应该利用该集团的这种偏执,虚构有潜伏者的存在和叛逃的可能性。执法机构还应对极端主义网站发动网络攻击。这些攻击可能会改变网站,使它们传递虚假的联系信息,呈现扭曲的宣传或者以其他方式产生混乱,或者可以简单地关停这些网站。

更广泛的反“伊斯兰国”组织信息也很重要,尽管非常困难。理论上说,这样做可能会破坏该集团的筹资和招募工作。但实际上,政府的努力往往是繁琐、谨慎但无效的。最好的声音应来自于以前在该集团战斗过或者与该集团有着第一手经验的人,而不是官员的。前者可以令人信服地谈论“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地区的恶劣局势,圣战者遭到杀戮,以及与该集团的宣传背道而驰的其他问题。

一个必行之事是在穆斯林社区内建立对官方反恐行动的支持,这也是袭击过后各国政府最不可能留意的事情。如果一个社区与警方和社会其他部门关系良好,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的积怨就会减少,其成员也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指认他们中间的凶手。在美国,执法机构可以通过增加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来取得更好的效果。特别是官员,他们与穆斯林社区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建立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基础之上。他们应该处理犯罪和反穆斯林的骚扰,帮助移民得到社会服务。此外,他们应该提前与社区领导人一起努

力,制订保护社区免遭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计划。这种暴力往往是在圣战恐怖袭击之后产生的。穆斯林社区有着合理的担心,即执法机构只会专注于恐怖主义,而忽视反穆斯林罪行。

此外,美国执法机构必须认识到美国穆斯林有着显著差异,他们在种族、宗派和传统方面各有不同。不同的社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领导和不同的消息来源。地方政府要注意聘用不同的警察部队,培养志愿者的文化意识。

加强文化的弹性也将有所帮助。尽管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本土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率相对较小,但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仍然很大。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期间一直在强调美国在反恐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特朗普和其他政治家也应该这么做。

这些措施单独或者组合起来不会阻止所有“独狼”。但是,这些措施将使得执法部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员加入,并降低那些未被发现的攻击的致命率。最重要的是,它们会减少“独狼”袭击的政治影响,从而降低整个现象的危险度。

(洪漫译)

---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mailto:siassias2015@163.com)

---